

壹、前言

兒童文學故事角色之中，有一類人物，她們看似常人，卻異於常人，因為她們會使用法術，做善事，或做壞事。作家對「她們」的認識與詮釋不一，所以她們的形象，有邪惡也有善良，有陰險也有純真。關於她們的故事，一直被孩子們所喜愛，所傳誦著；甚至有的圖畫作家以她們這類人物作系列創作，出版一系列她們的可愛故事。

她們就是女巫！

圖畫作家 (picture-book artist) 在描繪女巫時，絕少單純只畫一個女人，再署名「巫婆」，來代表女巫這個身份，而是加諸一些特徵，來形容她們。這些特徵存在著與女巫相關的意義，是一群有意義的「符號」。黑貓、烏鴉是女巫的寵物；蜥蜴、癩蝦蟆、蛇蠍是她們的必備藥物配方；黑色尖帽、黑色衣裙是她們一致性的裝束；最明顯的是，掃把是她們的常用飛行工具。這些符號就代表了女巫的名字，我們可以藉由它們認出女巫，形成了女巫們的「身分認證」，無形之中成為我們辨認巫婆的媒介。

這些耐人尋味的符號，圖畫書中出現頻繁，它們在圖畫書中的角色可能是虛無的、文本敘述中沒有提及的、看起來似乎多餘的 (superfluous)¹ 圖樣，卻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替文字形塑女巫形象，取代抽象的文字描述。

這些符號漸漸形成了女巫形象的普遍特徵，圖畫作家就會經常使用這些符號，增加女巫角色立體感，與故事的豐富性，使讀者藉由對於這些符號的連結，辨認故事中的女巫，是好是壞，是善良是陰險，和她們的內心思想與意圖。

¹裴利·諾德曼 (Perry Nodelman) 說，明顯多餘的圖畫訊息，可以提供文本所未提及的特別事物一種影

本論文中界定的「女巫」與「巫婆」同義，只是隨文本的舉列時而用「女巫」時而以「巫婆」行文，本論文在一般行文普遍稱呼女巫這類人物時，以「女巫」之稱呼為主；倘若討論的文本中女巫特別明顯老邁時，以「巫婆」之稱呼代表文中欲表達的形象含意。

本文將討論女巫形象的主要表現媒介之一——黑貓，觀察黑貓在圖畫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和黑貓對於女巫形象的影響。

關鍵詞：兒童文學、圖畫書、圖畫作家、女巫、巫婆、符號、特徵、形象、黑貓

貳、圖畫書中的女巫形象與「符號」：

一、裴利·諾德曼的符號分析與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包含人物的外貌與性格兩部分，圖畫故事關於人物性格與外貌的描繪依賴圖像與文字的結合演奏而成。文字通常不會直接交代細膩的人物性格，讀者是從觀察圖像設計與文字暗示中得知的。

裴利·諾德曼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中，運用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提出的符碼概念²解析兔子彼得的故事，他邀讀者用銳利的眼光觀察文本中微妙的設計，讀出之中蘊含的深意。在諾德曼所運用的五種符碼分析方法中，女巫豐富的特徵似乎可以以「符號(semantic)符碼」來分析。

符號的性質可以使我們對於人物做一番聯想，例如，黑色使人聯想到陰鬱、邪惡、不祥，於是黑色的各種事物都給我們這種感受，若這些事物加諸在人物身上，我們就可以假定人物陰鬱、邪惡、不祥；「文化符碼」即是這些符號的古老社會知識，也就是我們看待這些符號的古老觀念，正如黑色代表陰鬱、邪惡、不祥一般。諾德曼分析柏凱特（Nancy Ekholm Burkert）的作品《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來說，壞皇后在煉製蘋果的工作檯上所有的事物，如茄屬植物、頭顱、蜘蛛網、蝙蝠，都代表著「死亡」與「邪惡」的象徵意涵，這些原本各有其意義的事物，經由圖畫作家的運用，與讀者的詮釋，就形成一批有意義的符號：亦即供讀者解讀的密碼（codes）（見附圖一）；其那·史查特·海曼（Trina Schart Hyman）的作品也是充滿符號的，甚至可以從圖畫中這些豐富的符號暗示來判斷人物的性格，例如，白雪公主的親生母親有的是一株鮮活的冬青樹（holly），而新皇后卻只是乾燥的花（dried flower）；且前者身旁有一隻纖細的鳥兒，後者卻愛撫一隻黑貓...。（見附圖六）（Nodelman, 1988: 106 -107）因此，從這些符號傳遞的訊息，我們可以大膽判斷，白雪公主的母親角色是一個正面積極的善良角色；而新皇后，是一位女巫，有著顯著的邪惡特質，是個反派角色。

² 羅蘭·巴特在*S/Z*一書中以五種符碼分析巴爾札克的故事《薩拉辛》（*Sarrasine*），這五種符碼分別為敘事（narrative; proairetic）符碼、詮釋（hermeneutic）符碼、文化（cultural）符碼、符號（Semic）



附圖一

附圖一 出自 Burkert, Nancy Ekholm.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London: Collins Picture Loins 1972.

(中譯：《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 遠流)

二、關於女巫的象徵符號及其意義

關於女巫的象徵符號，原本各有傳統上的意義，有些是從前社會辨認女巫的媒介，有歷史根據；有些是女巫故事之中特有的記號，一脈相承而來，其中許多也是來自傳說，或是具有某些文化或宗教的特殊圖騰象徵意義。在許多歷史文獻中，女巫都被描寫成神秘而可怕的人物，尤其是十六世紀，大規模獵殺女巫的行動發生時，關於女巫的形象幻想大量產生。這些符號就是當時人們加諸在女巫身上的標誌，它們在圖畫書中出現，象徵人們對於女巫的傳統概念，因為這些符號，大多是早期社會人們用來代表不祥的標誌：例如，黑貓代表黑暗(lunar)與死亡(death)，蝙蝠代表著不潔(unclean)與邪惡(evil)。

三、女巫形象與其符號的關係演變：

符碼以及象徵(symbol)符碼。

女巫的形象與特徵在故事中的演變是一段「增加」的過程，因為她們的身份，從一個單純的名詞，到圖畫書中充滿豐富的符號的形象。

因此，從最早的民間故事，到近代的圖畫書，關於女巫的形象的發展脈絡看來，女巫與其象徵符號的關係是從「疏」到「親」，由「少」至「多」的：

（一）貝洛筆下的女巫：出版年代 1691-1697A.D

最早出現女巫故事的兒童文學，應屬貝洛民間故事集中的〈森林中的睡美人〉（英譯：*The Sleeping Beauty in the Woods*，1697）³了，但是女巫的特徵並沒有十分明顯，只說是個喜食幼兒的食人族。此時的歐洲社會對於女巫正處於一種誤解的情境之下，對於女巫形象盡可能地作負面描述。所以故事中，主角通常都是柔弱又善良的女人，女巫在故事中的作用，在於作為善惡的對比——「公主與兩位小王子的柔弱善良 V.S 吃人女巫的陰險狡詐」；對於女巫形象的著墨，只在於女巫的言語和行爲，而沒有明顯交代關於她的隨身物，只有毒蛇、癩蝦蟆、蝮蛇這些可怕的動物有被提及。

美國麻薩諸塞州大學心理學教授 Sheldon Cashdan 曾在他以心理學角度討論古典童話的著作 *The Witch Must Die: The Hidden Meaning of Fairy Tales*（筆者暫譯：《女巫必死：童話中的隱藏意義》）中說道，〈睡美人〉故事第一個流傳的版本應是出於 1634 年義大利說書人 Giambattista Basile 之手，這個版本篇名為 *Talia, Sun, and Moon*。內容與流傳較廣的貝洛童話〈森林中的睡美人〉相去不遠，貝洛的版本中女巫是王子之母，而貝斯爾的版本中女巫是王子的元配夫人，後者更增加了爭奪與嫉妒的內涵在其中。

然而無論那個版本，這個故事記錄了對於女巫最早的文字敘述。〈睡美人〉故事中，女巫王后最後要將睡美人王后、小公主和小王子，和一些蠕動的動物如毒蛇、

³ 貝洛 (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 出生於法國，他的故事在一六九一年和一六九七年分別出版，《睡美人》是一六九七年出版的作品。這些故事，都是來自於法國的傳說，這些故事如實地保留了保母常掛在嘴上的說法，和古代的遺詞用字。

癩蝦蟆、蝮蛇等等丟到木桶裡面，這一些稀奇古怪的動物畫面，在最近的圖畫書中也都一直被描述到，似乎成爲歷來女巫們最久遠的共同特徵。

（二）格林兄弟筆下的女巫：出版年代 1812-1819A.D

女巫特徵的描寫，在格林童話⁴中亦不是很明顯。〈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 故事在格林童話中已將女巫的部分刪除了，故事結束在王子喚醒睡美人，兩人從此過著幸福的日子的那一刻，王子家中複雜沈重的家庭關係並沒有被交代。女巫在貝洛童話中的附屬角色似乎被提高了，〈森林中的睡美人〉中女巫那種無足輕重、帶來一股天外飛來的橫禍一樣的形象，在格林童話中就直接被淡化了。〈白雪公主〉(英譯：*Snow White*, 1812) 中，白雪公主的後母應是一位與貝洛故事中的女巫形象很接近的女巫，兩位女巫的特徵，如鍋爐、黑貓、掃把等特徵，也都隻字未提。但是〈白雪公主〉中的女巫取代了白雪公主的親生母親，佔著決定故事情節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兩個類型的民間故事由於都是採集傳說而來，因此多保留了人們口中的極端負面女巫形象。值得一提的是，〈白雪公主〉中的女巫，多了一樣東西，就是魔鏡(magic looking-glass)，這似乎是這個故事的女巫特有的符號，可惜這個符號並沒有在後來的女巫故事中被流傳，也似乎沒有歷史文獻記載，所以魔鏡並沒有成爲一般人熟知的特徵之一。

《格林童話》中的女巫形象十分符合傳統刻板印象，傾向邪惡、自私、貪婪的刻畫，心理學家傾向解釋《格林童話》中的女巫角色，是影射現實人生複雜的親情關係，如〈漢賽爾與格雷蒂〉(英譯：*Hansel and Gretel*) 中的女巫扮演理想、慈愛與發怒、不近人情的兩種母親形象，這兩種極端情緒出現在平凡母親身上的機會很大；〈拉芬姬〉(或〈野萵苣〉，英譯：*Rapunzel*) 中的女巫，代表著佔有慾強的，或過度保護子女的母親。而這些女巫的象徵符號也因故事不同頗有差異，〈漢賽爾與

⁴ 格林童話是德國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1863 & Wilhelm Grimm, 1786~1859)採集德國民間故事而成的作品，一八二三年被翻譯成英文，普遍流傳於英語社會。

格雷蒂〉中的女巫有一間誘人的糖果屋；〈拉芬姬〉中的女巫有一園子引人垂涎的萵苣，這些人性弱點的致命傷，都是使故事進入高潮的重點符號。

這些故事之中的女巫與善良主角都形成強烈的對比，而且爲了凸顯善與惡的對照，通常都發展成善良女子或孩童被女巫迫害的故事，符合諾德曼及貝塔漢姆所說的單一、極端性格的童話人物。

這些保留負面女巫形象的童話，符合了 Cashdan 的說法，就是女巫代表著人性罪惡不堪的一面，有虛榮(vanity)、貪吃(gluttony)、妒忌(envy)、欺騙(deceit)、性慾(lust)、貪婪(greed)、懶散(Sloth)等，女巫承載著這些罪惡，結局必然是死亡，而且通常是死的很慘，是代表著昇華的希望與人性的救贖。

而另一位心理研究者布魯諾·貝塔漢姆(Bruno Bettelheim)則認爲，關於女巫負面特質的幻想是來自孩子們對於現實世界不如己意的父母親的一種解釋，從這樣的幻想中獲得解脫。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樣的現象，意味著早期人們的認知，認爲一切天災人禍都是女巫的傑作，把女巫想像成極端邪惡的族群，這種中古時期以來人們對於女巫的刻板印象和被殘害的幻想，就是浪漫主義時期文學中，格林與安徒生童話故事中女巫形象的原型⁵。

(三) 安徒生筆下的女巫：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女巫們，在民間故事中還帶著傳統女巫形象的痕跡——邪惡而神秘。然而到了安徒生時期⁶，對於女巫的描寫，已經不再那麼極端地邪惡，因爲安徒生的童話基本上已擺脫以民間故事爲素材的框框，而是取材於現實生活，

⁵ 《女巫撒旦的情人》第五章〈巫術的發揮—想像力的發揮〉：「巫師，蒸餾器硫磺氣不酒後又重新興起，但這些都是浪漫派的想像，他們滿腦子是神秘力量和無形的靈魂。...十九世紀上半葉浪漫主義，尤其是德國浪漫主義，在文學中重新發現民間文化，促使了女巫一成不變的形象，在歐洲以及從來沒見過巫師的地區生根。.....」（頁一二五）

⁶ 安徒生童話多屬創作童話，他的創作生涯分三個時期，其中第一個時期是 1835~1845A.D.，〈拇指公主〉、〈美人魚〉都是此時的作品。

寫出一篇篇有創造力、有豐富幻想力的童話；對相對於好人的壞人—女巫，其描述已不再那麼絕對，在描述上已經留給讀者一些善惡是非判斷的空間。

女巫已不再使用專制強者的手段，而是傾向於條件交換，尋求一個與善人、弱者利益交換的優勢，獲得較利於自身的有利形勢，很符合社會的現實情況。如〈小美人魚〉（英譯：*The Little Mermaid*, 1837 A.D）中，海的女巫向美人魚要她美妙的聲音來交換女巫的黑血，這一個聽起來令人沒有安全感的交換卻使巫欲成爲凡人的美人魚一口答應，這黑血調配的藥使美人魚有了雙腿。這個在表面上看起來合理的交換，卻使得美人魚遭受了永恆的不幸。

然而，我們卻不能認定女巫是邪惡的，因爲她曾尋求美人魚完全的自願，並非使用強迫的手段。又如，〈拇指姑娘〉（英譯：*Thumbelisa*）中，女巫讓婦人得到孩子的條件，只是三個銀幣而已。〈打火匣〉（英譯：*The Tinder Box*）中巫婆與青年達成協議，青年取出打火匣給巫婆，而青年只取錢財，也是一種交易。

故事中的女巫，並沒有被賦予善惡的批判意味。此時期的女巫，基本上是影射較爲現實、勢利的社會而已，仇視女巫的情懷已漸漸淡去；對於女巫的特徵描寫也十分模糊。

（四）幻想小說中女巫的多元面貌：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John Warren Stweig，曾在期刊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中發表一篇關於對女巫主題幻想小說的討論，名爲〈女巫：一個再興的母題〉（*The Witch Woman: A Recurring Motif*, 1995）。文中說道，「女巫」這個人物是近來青少年讀者最感興趣的題材之一，也頻繁地出現在幻想文學當中，在幻想文學中，女巫形象有正面也有負面，是一種多元形象的人物。他所舉例的作品都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的，然而在早期幻想小說中，其實已有這多元、且克服刻板單一的趨勢了。

二十世紀的幻想小說中，女巫形象的善與惡也沒有如民間故事那樣地絕對，她們的形象呈現，給予讀者更大的討論空間。例如，法蘭克·鮑姆（Frank Baum）的

《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1900), 作者創造了惡女巫形象, 同時也創造了好女巫形象; 且惡女巫住在西方及南方, 好女巫住在北方及東方; 惡女巫給予主角桃樂絲磨難與挫折, 好女巫給予銀靴及吻, 這些事物都隱含著故事內容的象徵意義, 這些意義提供讀者討論與詮釋的空間, 同時塑造了好的女巫形象與惡女巫作為對比, 這些都有別於民間故事單一刻板的女巫形象, 打破了傳統對於女巫的負面印象。

女巫的特徵在這本書中有一些文字的描述, 也有圖畫的配合描繪, 所以女巫形象在《綠野仙蹤》之中已經有較為明顯的勾勒, 例如第十二章的〈威基國的惡巫婆〉中, 敘述惡女巫有一群烏鴉隨從, 描寫她獨眼、邪惡的樣貌; 插畫中, 女巫被描繪成有尖尖的帽子, 並且有蛇與癩蝦蟆跟在身邊。

《飛天小魔女》(中譯)(1957A.D)中的小魔女⁷, 烏鴉、掃把、尖帽子在小魔女身邊, 已經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女巫形象。

與民間故事中的女巫一樣充滿負面形象的女巫仍有之, 英國兒童文學作家羅德·達爾(Roald Dahl)的作品《女巫》(1983A.D)一書, 在1983年這樣民智開化的時代, 其中的女巫形象還是與民間故事中的一般嚇人, 作者似乎有意提醒孩子留意身邊的大人, 尤其是女人。對於童年世界的震驚是十分強烈的, 對女性的角色批判也是極其嚴苛。

現今風靡全球, 創下年度英美成人與兒童銷售之冠的英國幻想小說《哈利波特》系列作品, 集合了許多古典童話、幻想文學的影子, 巫師、女巫有著隨身物更是豐富又琳瑯滿目, 這些累積傳統而成豐富的符號, 開啓二十一世紀兒童文學文壇上巫術世界的嚮往之門, 也等於是將關於散漫的巫師、女巫符號做一個總整理。

(五) 圖畫故事中擁有眾多符號的女巫：

雖然民間故事、古典童話與幻想文學都沒有賦予女巫們共同的符號特徵, 但是在故事敘述中也或多或少地記載一些女巫身邊事物, 這一些小地方歸納起來也累積了一些可尋的跡象。例如, 〈美人魚〉與〈睡美人〉中的女巫的住處有蛇與癩蝦蟆盤

⁷ 巫婆是指會巫術的女人, 在《飛天小魔女》一書中的魔女即是巫婆, 擁有與巫婆一樣的條件—巫術。

旋，利用這些動物作配藥，在故事中扮演貼近女巫的動物，以及女巫配製藥方所使用的藥罐；〈睡美人〉中女巫的鍋爐、《綠野仙蹤》之中的烏鴉、《飛天小魔女》中的掃把...等，都成為圖畫書中的女巫故事常用的符號。

圖畫書在二十世紀之後，是大放異彩的時期，而關於女巫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才多有創作。一九七五年，湯米·狄波拉（Tomie dePaola）一系列膾炙人口的第一個作品《巫婆奶奶》（*Strega Nona*）系列問世，許多關於女巫的題材出現，筆者所收集的相關圖畫書，就是集中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後。

圖畫書的年代，女巫形象活躍了起來，那種極端邪惡、意欲迫害善良公主的年代早已過去，對於巫術的依賴、崇拜、懼怕的情懷已經不再，關於女巫這個角色，已到了隨意操控的年代，與一般角色沒甚麼不同，她們可以是主角或配角，她們的個性與行為千變萬化，沒有一定的模式。但是，女巫之所以是女巫，還是因為她們比一般人多了甚麼，可以使人一眼認出來，形成女巫獨特的風格特色的事物，就是陪伴她們的掃把、黑貓、蝙蝠與尖帽子、黑衣服等這些為人週知的符號。這些圖畫書所特有的，在女巫的歷史文獻中就已經被記載，但在民間故事與幻想小說中只有片面出現、沒有被刻意強調過的符號，在圖畫書之中被廣為運用。這似乎是圖畫書豐富精彩之處，即說出了文字所無法表達的言語。

參、黑貓的象徵意義：

裴利·諾德曼說，我們對於圖畫書所描述事物的背景與其意義有認知及興趣，這些事物才會對我們產生意義（1988:102-103）。所以我們要觀察女巫身邊的黑貓，就得先試著瞭解黑貓。

*Dictionary of Symbolic & Mythological Animal*中說，黑貓是與陰性的月、死亡、邪惡、和女巫魔力密切相關。牠們往往代表擁有著與超自然連結的力量，靈魂(psychic)上的超自然力量，有一種預知即將發生的不幸的能力。（頁 40）黑貓具有「不祥」的象徵意義，連《黑貓尼祿》中，喜愛黑貓尼祿的主人羅伯特都會語不

經意地說：「黑貓會帶來厄運。」⁸

黑貓，在歷史文獻中的角色，是供女巫驅使的小動物，是一種下級精靈，而女巫身旁有許多這類的小動物，這些動物被稱為「巫使」⁹，黑貓的地位高過於其他巫使，這可能是圖畫書中著墨黑貓較多的原因之一。

不只是黑貓，有些女巫身邊陪伴的是烏鴉、龍或其他動物，例如德國兒童文學作家普羅伊斯拉所寫的《飛天小魔女》中，小魔女身邊就有著她的好朋友烏鴉阿布拉克薩形影不離的陪伴。這一些動物都是「巫使」，大抵上都代表相似的象徵意義，都是人們因仇恨或恐懼巫術力量而引起對於女巫的一連串聯想。

巴蓓蒂·柯爾（Babette Cole）的作品《我的媽媽真麻煩》（*The Trouble with Mom*, 1983）的巫婆媽媽有一隻寵物黑貓，形影不離地跟著巫婆，但牠沒有自己的個性，黑貓對於女巫，是一種無條件的伴隨關係，這無疑與巫術史上，黑貓是巫使身份的歷史意義密切相關。

然而，黑貓與女巫並不只於這種刻板的伴隨關係，有的圖畫作家，會以黑貓作為主要或次要角色，為黑貓大作文章，黑貓與女巫就發展成一些有趣的故事，如：科卡·保羅（Korky Paul）與文萊利·湯瑪斯（Valerie Thomas）的作品《巫婆與黑貓》（*Winnie the Witch*, 1987）中，女巫與黑貓關係緊密，他們有著深厚的友情，使的原本看來形單影隻的女巫，有著一股活潑的生氣。

肆、黑貓的角色扮演：

從女巫形象演變看來，圖畫書中的女巫有著明顯的特徵，而且性格不一，善惡不定，每個女巫在不同的作家筆下，就有著不同的形象。因此，圖畫書中的女巫已不似早期民間故事那樣單一刻板，分析現代圖畫書中的女巫形象，也已經不需藉由被女巫殘害的弱者形象來對比，而是直接藉由女巫本身的豐富特徵來認識女巫。本文所要談論的是女巫眾多符號之一——黑貓。

⁸ 《黑貓尼祿》伊爾克·海登賴希（Eike Heidenreich）著 林敏雄譯 玉山社出版事業 1998,2

一、圖畫書中的動物角色

小說家佛斯特認為，人類無法描述動物角色的內心活動，因為我們對牠們的所知是有限的，然而牠們在故事情節中仍然是一種角色，而我們對牠們的描繪只是想像，心理學家則認為，人類描繪動物時多會賦予牠們某種象徵性意涵。然而，在圖畫書中，圖畫作家亦往往賦予牠們某種象徵意義，且幻想多於實際，多擬人化描寫。例如狐狸在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的作品《奇奇骨》(*The Amazing Bone*)中代表狡猾的明顯含意，對小豬這樣的角色形成威脅，小豬相對地代表著與狐狸相對的老實者、弱者。這是我們對動物原具有既定印象的投射；又如莫理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某些作品中表達主角「在家/離家/回家」時¹⁰，會以狗作為在家時的背景，主人在家時，狗出現在畫面次要位置，代表是家中的一份子；主角離家時，狗暫時消失在畫面中；當主角流浪最後回到家，狗又出現了。在桑達克的《在那遙遠的地方》(*Outside Over There*)中，狗就明顯地象徵著對家的忠誠與守護。

這些動物的象徵意義，我們可視為約定的文化符碼，但是也有文本特定的象徵意義，而這些意義與傳統上的熟知的意義無直接關。就像李奧·狄倫和黛安·狄倫(Leo and Diane Dillon)的作品《為什麼蚊子老在人們耳邊嗡嗡叫》(*Why Mosquitoes Buzz in People's Ears*)中，有一隻鳥，牠與混沌的眾動物不同，牠意識清晰地用喙指著說話者，不似其他動物帶著憤怒誇張的情緒，牠從頭至尾明白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牠明顯代表一個智者，也像無聲觀望卻掌握萬物的造物者。

黑貓在女巫故事中的意義，似乎已經超越牠原本的象徵意義—邪惡與陰暗。牠只是帶著某個程度的原始象徵意義，但是那種象徵意義在文本中的重要性已經被淡化。牠擔當類似《為什麼蚊子老在人們耳邊嗡嗡叫》中鳥兒的角色功能，在於提示讀者某些蘊含訊息。女巫身邊的其他動物也是如此，然而黑貓是最為人所熟悉的，因此從黑貓談起。

⁹ 《大英百科全書》中「familiar」(巫使)一字解釋

¹⁰ 兒童文學中有一種最常見的情節形式，就是「在家/離家/回家」(home/away/home)，者要是描述主人公由於尋求冒險或其他因素而離家，最後完成任務或獲得體驗而回家的過程。(見《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把兒童文學當成詮釋體系〉)

二、黑貓與女巫的互動

黑貓在圖畫故事中出現次數頻繁，與女巫關係密切，通常忠誠而形影不離地跟隨著女巫，主要作用是陪襯女巫角色：在善良女巫身旁，就是一隻善良的貓；在邪惡女巫身旁，往往就是一隻邪惡的貓，沒有甚麼自己的個性。雖然牠們的形象十分扁平¹¹，黑貓在圖畫故事中，卻相當具有反映女巫形象的代表性，牠們附和女巫的情緒，始終是女巫忠誠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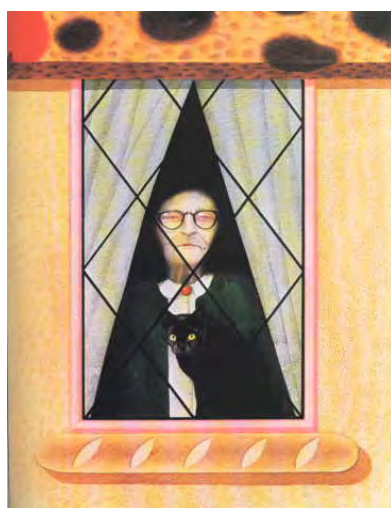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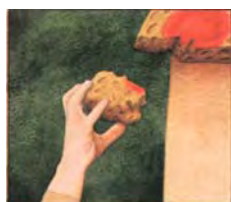
討論作品一覽表：

年代	作者（文/圖）	書名	出版社	附註
1981	Browne, Anthony	<i>Hansel and Gretel</i>	London: Walker Books	取材格林童話
1974	Hyman, Chrina Schart	<i>Snow White</i>	Mexico: Joy Street	取材格林童話
1983	Cole, Babette	<i>The Trouble with Mom</i>	New York: A Paperstar Books	圖畫作家創作 中譯：《我的媽媽 真麻煩》。遠流出版 公司。1996
1987	Thomas, Valerie / Paul, Korky	<i>Winnie The Witch</i>	New York : Oxford	圖畫作家創作 中譯：《巫婆與黑 貓》。三之三。1998

Hansel and Gretel中的黑貓：

¹¹ 《小說面面觀》中說：「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在十七世紀叫性格(humorous)人物，現在有時他們被稱為類型(types)或漫畫(caricatures)人物。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假使超過一種因素，他們的弧線即趨向圓形。」(頁五九)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改編格林童話中的故事〈漢賽爾與格雷蒂〉（*Hansel and Gretel*）的圖畫故事書中，守在森林中的糖果屋裡，邪惡的食人巫婆，在窗口望著兩個孩子走入房子時，眼神透露出邪惡的光芒，此時，她懷中的黑貓，明顯的與她一樣不懷善意。



附圖二

附圖二 出自：Anthony Browne. *Hansel and Gretel*. London: Walker Books. 1981

在巫婆守在窗前的同時，漢賽爾的小手正要抓取一塊糖果屋屋簷上的一塊薑餅，薑餅屋簷上一塊鮮明的紅色色塊也同時被漢賽爾抓了下來。紅色，在基督教世界中被認為是殉難的象徵¹²，漢賽爾正好中了這個被巫婆設下的圈套，即將成為犧牲品。巫婆的眼神正熱烈地盯著這一個畫面，面露微笑，呈現陰森詭譎的氣氛。此時，右方的龐大人物和漢賽爾的小手成了明顯對比，對於漢賽爾與認同漢賽爾的讀者，都具有威脅性，有被審視、跟蹤的感受；¹³巫婆窗前的窗簾披下的形狀剛好成了一個尖銳的三角形，圖畫作家簡化了巫婆身後的一切事物，使人在經驗中搜尋關於巫婆的主要特徵之一——巫婆的黑色尖帽子，加深巫婆所帶來的壓迫感。

黑貓存在的重要性，來自於同樣在窗前的後母。（見圖三、圖四）後母與巫婆，是格林童話〈漢賽爾與格雷蒂〉中兩個同樣對於這兩個遭遺棄的孩子具有威脅性的

¹² 基督教世界中，紅衣主教身穿紅衣，表示隨時有犧牲自己生命的準備；紅色也象徵耶穌基督和眾殉難者所流的血。見《世界文化象徵辭典》頁一一九

¹³ 圖畫故事中，我們往往先認同左方出現的人物。（見《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二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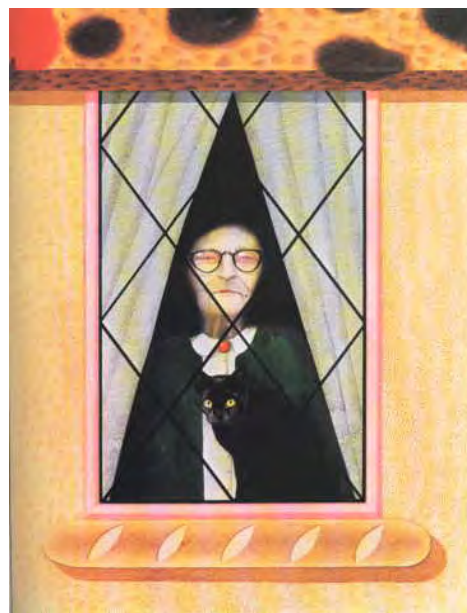
女人，依據布魯諾·貝塔漢姆（Bruno Bettelheim）的說法，這樣的形象是孩子面對成長過程中的挫折的化身，在安東尼·布朗的畫筆下，這兩個角色更傳神地表達了威脅性的氣氛。但是，在故事中，後母並不是具有魔力的巫婆，她也並不是具有重要角色份量的人物，她象徵的是一個缺乏溫暖與安全的破碎家庭；巫婆象徵的則是現實而危險的社會，或是弱肉強食的自然。

安東尼·布朗將後母與巫婆置於相似的背景，這兩個人物形象簡直難分軒輊，這種互文性的安排，是圖畫作家常用的手法，藉著將兩種人物安排在類似環境中，而在細微處加以設計，這些細微處就是關鍵所在。

黑貓與巫婆在一起，其作用有三：一是使讀者辨認糖果屋的主人的女巫身分；二是利用黑貓，襯托久候獵物的女巫的渴望心情，黑貓銳利、審視的眼神，與女巫老態龍鍾的精神略有不同，女巫是渴望獵物的主要人物，但是黑貓更襯托了她的心意；第三，黑貓的存在與同樣在窗前望著兩個孩子回家的後母的心情作區別：後母是抱著惡意驅離的心態，她對於孩子們回家感到不悅，所以她的眼神與她下垂的雙唇表示她對孩子的回家充滿排斥感；女巫的惡意，與後母的惡意不同：女巫比後母靠近窗邊，雙唇緊閉，略露微笑之意。黑貓的熱烈觀望顯示他們的渴望，若此時女



附圖三



附圖四

附圖三、四 出自：Anthony Browne. Hansel and Gretel. London: Walker Books. 1981

巫身邊沒有黑貓，只有巫婆自己，那麼與後母的情緒區別就不會那樣明顯。安東尼·布朗這部作品中的黑貓，就是典型伴隨女巫的黑貓，在於襯托女巫的邪惡，強化弱者的艱難處境與讀者的閱讀感受。

Snow White 中的黑貓：

和漢賽爾兄妹一樣，白雪公主在童話中也是一個著名的弱者，也經常成為圖畫作家的創作題材。白雪公主的親生母親與有魔力後母的形象的差異，是從周邊符號的觀察而得的，黑貓也是他所提到的符號之一。黑貓的負面象徵，我們可以初步假設後母性情的陰暗，尤其是海曼使用前者與後者所有物的對襯設計，更突出黑貓負面的象徵意義：

身份	親生母親	後母（女巫）
擺設	鮮花	乾燥花（罌粟花）
飾物	聖母與聖子像	魔鏡
面向	窗外	室內
天候	下雪	黃昏
寵物	小鳥	黑貓
其他	精裝書、針蒂	蛇紋妝奩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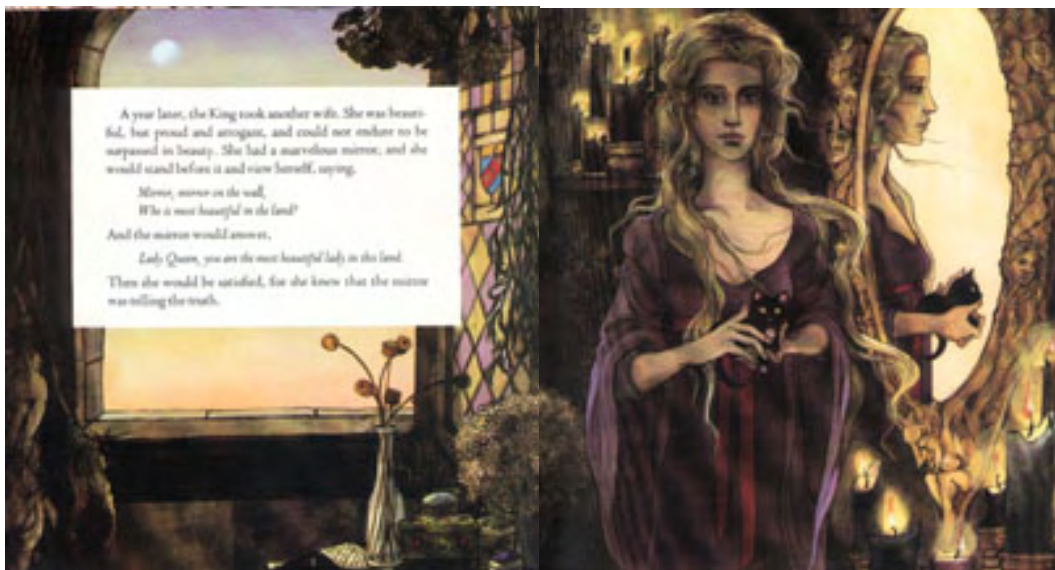
表一



附圖五

(跨頁)

附圖五 出自：Hyman, Chrina Schart. Snow White. Mexico: Joy Street. 1974



附圖六

(跨頁)

附圖六 出處同上

親生母親的鮮花與後母的乾燥花、聖母與聖子像與邪惡魔鏡、面向窗外的開闊與面向室內的狹隘心胸，還有本單元所探討的動物象徵，海曼以小鳥象徵親生母親崇高如天使的信念，對比後母以黑貓作為寵物的陰鬱性格。

於是黑貓在此處所扮演的角色，與安東尼·布朗的 *Hansel and Gretel* 中的黑貓類似，均在於襯托女巫的性格與情緒。黑貓的角色扁平沒有個性，附和女巫是牠唯一的工作，因此，黑貓在 *Snow White* 中的出現，也在幫助讀者辨認真正的女巫身份，與善良的皇后做區別。海曼對於黑貓的著墨甚多，幾乎是女巫出現的畫面就有，牠忠誠不二地跟隨女巫，作為女巫的差使與寵物，是黑貓在圖畫故事書中與女巫最常見的伙伴關係。

當白雪公主長大，妒忌心升起的女巫開始算計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的手上停了一隻象徵勇氣與光明力量的老鷹，帶著抵禦黑暗與邪惡力量的象徵意義，與女巫身旁的黑貓對峙。白雪公主處於被認同的左下方，女巫處於具有壓迫力量的右上方。



附圖七

附圖七 出處同上

象徵天使的鳥與象徵撒旦的黑貓在此處形成兩股勢力，鳥類（如鷹、鴉、鵲等）認同白雪公主，而黑貓認同女巫。黑貓一直面對著女巫，如同鳥類跟隨白雪公主一樣各自認同自己的主人。這兩股勢力，是白雪公主親生母親與女巫的對立的翻版。

黑貓在這個作品中是黑暗力量的一員，牠附和並幫助成就女巫的危險事業一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牠的存在對情節毫無影響，但是與布朗的 *Hansel and Gretel* 中的黑貓一樣，具有襯托女巫情緒，與身份認證的功能，而且，牠因為出現次數非常頻繁，成為女巫內心情緒的成功反映。

黑貓的表情十分耐人尋味，此時女巫正受到應得的懲罰，黑貓卻不再面對著她，

這是文本中黑貓唯一一次對女巫的背離。牠望著窗外面對飛翔的鳥兒，這樣的動作似乎代表對女巫的遺棄，或是對光明力量的降服。



附圖八

(跨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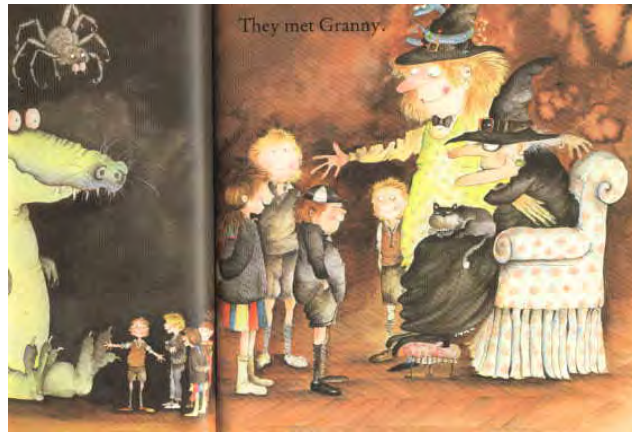
附圖八 出處同上

《我的媽媽真麻煩》(The Trouble with Mom) 中的黑貓：

同樣是黑貓，跟著 *The Trouble with Mom* 中的善良巫婆在一起，卻顯得十分滑稽逗趣。黑貓的陪襯功能，在 Babette Cole 的作品 *The Trouble With Mom* 中也是十分明顯。故事中的黑貓是典型的陪襯角色，沒有自己的個性，忠誠而形影不離地跟隨主人：

黑貓在故事裡的第一次出現是在孩子們來巫婆家庭裡玩耍那一天，在家門口，與巫婆媽媽一起迎接孩子們到來。巫婆媽媽此時的表情是喜悅的，黑貓的表情也是喜悅的。在孩子們見到巫婆媽媽的媽媽---巫婆奶奶時，黑貓也隨著巫婆奶奶好奇審視的眼光看著這群孩子。黑貓窩在巫婆膝上，而不是與巫婆的其他寵物在一起，可見黑貓的地位與其他寵物是不同的，牠有與巫婆關係較為親近的傾向，地位顯然較一般動物為高。¹⁴

¹⁴在黑貓與女巫的歷史關係中，比一般巫使為高，與女巫最為接近。(見《世界文化象徵辭典》)



附圖九

附圖九 出自：Cole, Babette. *The Trouble with my Mom*. New York: A Paperstar Books. 1983

(中譯：《我的媽媽真麻煩》. 遠流)

巫婆媽媽的角色雖然一如平凡的家庭主婦，但是關於巫婆的特徵：她的服裝與她的寵物等，都不平凡，在在都顯示：她是巫婆。因此黑貓在這故事中，扮演的功能主要不是使讀者辨認出巫婆身分。

黑貓的主要功能在於陪襯巫婆的起伏情緒，因為故事的情節過程中，巫婆從遭遇到人們的奚落，到受孩子們的歡迎，她的情緒是不定的，除了藉由巫婆表情的描寫，也可以由忠誠的黑貓身上看出。在孩子們的家長不悅地把孩子接走時，巫婆媽媽的表情是凝重而氣憤的，孩子們硬被父母親拖著走出去，巫婆的寵物們依依不捨地看著孩子們；但是巫婆此時不是依依不捨，而是正和孩子家長們憤怒對峙著，黑貓的表情也是忠誠地隨著巫婆媽媽而凝重，仇視地看著家長。到了學校失火的那一頁，巫婆媽媽乘著掃把，帶著烏雲趕來，此時情況緊急，巫婆媽媽表情緊張，黑貓跟坐在巫婆媽媽的掃把上，也是一樣緊張萬分；下一頁，巫婆媽媽在學校施咒語，讓烏雲下雨的時候，黑貓也跟在旁邊一起唸唸有詞。最後，誤會冰釋，心結打開，巫婆家庭被接納，巫婆媽媽眉開眼笑時，黑貓也眉開眼笑起來....。

黑貓在這個故事中，完全沒有發聲，連叫聲也沒有，也沒有與牠的主人—巫婆—不同的情緒，無論是行動上或心理上，牠都忠誠地追隨巫婆，但是，牠的地位絕非如一般的巫婆身邊的小動物，牠對於讀者來說，有較大的視覺重量(visual

weight)¹⁵，因為牠與巫婆過多的相似點，因此儘管牠的體積很小，我們還是很容易



就發現牠的存在。

附圖十

附圖十 (出處同上)

這個故事主要是為巫婆家庭作平反，藉由孩子們純真的眼光來批判諷刺成人勢利的人際對待。故事中的巫婆媽媽，一開始就被大人們以異樣的眼光看待，就像傳統中人們認定的女巫一樣---不祥且邪惡，但是這樣的誤會終究被巫婆行為的真誠所打破，圖畫書中的巫婆，似乎就如這個故事所描述，傾向正面的詮釋，為過去邪惡的巫婆形象作平反。而原本代表不吉利的黑貓形象，在這個故事中，也與巫婆一樣，被徹底平反。

圖畫書之中，無論是女巫，或是關於女巫的各種符號，都已經不再具有絕對的批判意義，因為人們對於女巫的詮釋已經到了「全面開放」的時期：女巫不見得是民間故事裡那種老態龍鍾的樣子；女巫的魔法也不見得是為了某種邪惡目的而開展；最重要的是，女巫也已經不再是極端惡毒的。這種「形象革命」，直接影響女巫身邊的事物，在圖畫書中黑貓這個幾乎「隨女巫可見」的動物，即是明顯例子。

《巫婆與黑貓》(Winnie the Witch) 中的黑貓：

¹⁵ Perry Nodelman 在 *Words about Pictures* 中說，圖畫書中的事物 (object) 因為我們特別去在意它們，而變得有意義。而愈多的注意，它們就產生愈多的視覺重量。(p.101)

如 *The Trouble with Mom* 一類追隨巫婆，作為陪襯角色的黑貓，就是巫婆圖畫故事中常見的樣子，例如 *I Think my Mum's a Witch*、*Hazel's healthy Hallowe'en*、*Wizzie Witch* 等，牠們的角色是扁平的，因此牠們的出現不會給讀者多少壓力，因為無須再去認識一個新生角色，因為牠們就像是巫婆的影子一般單純，只是巫婆理念思想複製的化身而已，牠們在於反映女巫的情緒，造成一些娛樂、強化或是陪襯效果。

由於黑貓與女巫這種形影不離的關係，有的圖畫作家就擴大黑貓的個性與情緒，使黑貓變成女巫的朋友，而非只是「附屬品」，牠們在故事中的角色不那麼「扁平」，而較趨於「圓形」，因為牠們的角色功能不只作為一種附屬作用而已，而已經有可觀的角色重量。*Winnie The Witch* 中，巫婆與黑貓都是故事情節的重心，兩者角色重量相等，「顏色」是事件衝突的所在，因愛黑色的巫婆與黑貓相處出現問題，一開始巫婆只是問題歸咎在黑貓身上，但是由於巫婆感受與黑貓的友情，於是情願改變自己喜愛黑色的個性，把一切環境變得五顏六色，畫面顯得活潑豐富起來。

黑貓在故事中有自己的性格情緒表現，牠不是一直陪在巫婆旁邊，而有幾幅自己的畫面；牠的性格是比較獨立的，不只是陪襯作用而已。專制的巫婆居然願意因為黑貓的顏色，而改變自己，成就一個兩全其美的景象。

這個故事中，貓與所有事物都是黑色的，只有巫婆自己是彩色的，由此我們可以假定巫婆在自己的城堡裡，是一個集權的角色，她不允許除了自己以外事物有自己獨特的顏色。黑貓因為黑色，常常絆倒巫婆，巫婆一氣之下，把黑貓變成「綠貓」，黑貓在此時是保持無聲而隨和的；後來，變了綠色的貓，又不幸被經過草地的巫婆踩到，巫婆一氣之下，把牠變成了彩色貓。

變了彩色之後的黑貓，才使情節重量有所轉換，一向看來沒有情緒個性的黑貓，終於有了自己的情緒——沮喪、自卑。牠躲在樹上，被各種鳥類嘲笑，更加強了黑貓尷尬的處境，牠們（鳥兒）的喙均指向黑貓所在的位置，且黑貓居於中心，顯得無助而困窘，月亮此時是弦月形，月亮尖銳的部位也是指著黑貓，只有巫婆的拐杖和尖帽是指著另一邊的另一幅黑貓弱小卑微地躲在樹上的畫面，顯現巫婆對於黑貓處境的同情與無奈。（見附圖十一）



附圖十一

附圖十一 出自 Paul, Korky. Winnie the Witch. New York : Oxford. 1987.

(中譯：《巫婆與黑貓》 . 三之三)

從巫婆同情地看待黑貓看來，黑貓的角色立體起來了，牠不再是一味附和巫婆的情緒，情節似乎不再被集權的巫婆所支配，真正支配者反而變成黑貓，因為到最後巫婆因為喜愛黑貓而妥協，她作了一個的決定— 改變自己，不再強迫黑貓改變顏色，也不會遇到被黑貓絆倒的窘境，她把代表集權的黑色，轉變成彩色，使每樣事物得到自己該有的顏色：綠色的草、紅色屋頂、白色窗簾.....。這樣的舉動意味著權力的解放，使原本顯得陰森邪惡的環境柔和起來，巫婆也有一番自我改變。

巫婆的自我改變可以從第一頁和最後一頁看出來：第一頁中，所有環境是一片漆黑，只有巫婆本身以及她晾在衣架上的白色貼身衣服不是黑色的。但是到了最後一頁，貼身衣服從單調的白色變成鮮豔有活力的藍色與紫色，巫婆內在自我覺醒的表現，就顯示在貼身衣物顏色改變上。

黑貓在這個故事中代表「友情」，使得形單影隻的巫婆有一個要好的伴侶，牠帶給巫婆一種活潑的生命力，即使這是由衝突所塑造而成的。原本暗沈的黑色使人覺得巫婆不可親近，巫婆的行為使人顯得專制而霸道，是黑貓的困境使巫婆改變自我。黑貓角色在這個故事中被昇華了，不只是沒有自我的「巫使」，而是較有獨立個性的巫婆的「朋友」。

從 *The Trouble with Mom* 與 *Winnie The Witch* 發現，黑貓與一切黑色事物，原本代表的意義是邪惡而神秘的，黑貓代表不吉祥、或死亡的象徵意義，但是在圖畫書中這一些事物給人的負面印象，卻因為圖畫刻意地幽默化處理，顯得並不可怕，反而藉由這些女巫與這些負面特徵的自然結合，暗示著邪惡包裝的背後女巫的善良性格。

伍、結論：

本文討論了兩則經典童話所改編成的圖畫故事書，故事分別是德國格林兄弟所收集編寫當地口傳民間故事〈白雪公主〉與〈漢賽爾與格雷蒂〉，這兩個童話都是常為圖畫作家創作的題材，而故事中也都有惡名昭彰的女巫，一個是深居宮廷、有權有勢、呼風喚雨的皇后；一個是隱居森林、守候獵物的老婦人，主人公都是相對於她們的弱者，而最後都死于正義之下，這是童話中常見的情節，女巫代表著人性罪惡不堪的一面，有虛榮、貪吃、妒忌、欺騙、性慾、貪婪、懶散等，女巫承載著這些罪惡，結局必然是死亡，而且通常是死的很慘，這樣固式的結局，代表著人們渴求人性的救贖與昇華。因此身為「巫使」的黑貓，就附和著女巫的情緒，成就她的野心，和女巫一樣，都是不受歡迎的反派角色。因此我們可以從中讀出女巫與黑貓的共同點，與黑貓圖像所傳達的細膩情節。

然而，這只是童話中的女巫，幻想小說與圖畫書中的女巫形象早已不是那麼刻板而極端，女巫可以是各種類型的角色，一反童話中清一色是迫害型的後母或壞女人。以往童話故事中人人聞之色變的邪惡形象，如今卻也有了豐富的面貌。

當圖畫故事中的女巫擺脫了刻板印象，黑貓再也不是為象徵女巫邪惡而存在，牠的出現增加趣味、豐富情節。《巫婆與黑貓》中的黑貓就是有重量的角色，比《我的媽媽真麻煩》中的黑貓立體許多。但是仍與女巫息息相關，且不會凌越女巫角色的重要性，因為圖畫故事書中，主角是女巫，我們往往會先認同女巫，即使觀察她周邊的事物，也是為了認識女巫的這一個特定目的。

從黑貓的角色功用，筆者歸納圖畫書中女巫的象徵符號，大約有幾種功用：

（一）裝飾：

黑貓原則上以代表女巫的邪惡為目的，但是許多圖畫書中描繪的女巫並不邪惡，甚至比一般人善良而積極，但是黑貓仍然與女巫如影隨形。黑貓已經不為象徵陰暗力量而存在。現今圖畫作家往往傾向描寫正面形象的女巫，取代童話中集罪惡於一身的形象，這些約定俗成的符號依然習慣被使用，透露出一種反諷式的幽默效果，使畫面看起來豐富有趣，使人物形象更為生動。美國的藝術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fe Arnheim,1904-1994）在《藝術與視知覺》（*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中說：

裝飾藝術的作用，就是為了加強個別藝術的某些特徵....。(194)

又說：

每一件裝飾藝術品，都是某一個比之更大的物體的一部份。每一件裝飾藝術品，都是一種標誌，其作用是向我們的眼睛解釋某一對象、某一情境或某一事物的特徵。

(Arnheim, 1974: 186)

每一本圖畫書的創作都是一件藝術品，其中，每一個圖畫作家形塑的女巫也都是一件藝術品¹⁶，而代表女巫形象的這些符號，就是裝飾藝術，它們的作用就是作為一個個符號，表達它們所指涉的含意，目的就是為了使人物形象更具說服力。

（二）身份認證：

幫助讀者瞭解角色身份是女巫。許多的圖畫故事的文本，文字並沒有出現「女巫」的字眼，但我們從外在特徵就可以分辨故事主角（或非主角）是女巫。就如安東尼·布朗筆下的巫婆，就是靠黑貓使讀者認出她的女巫身份；薇薇安·古德曼（Vivienne Goodman）的作品 *Guess What?* 之中，文字都在引導讀者去「發現」所述的主角是女巫。圖畫告知這些訊息，因為我們看到了關於女巫的幾樣特徵：瘦瘦的、著黑衣、有黑貓、騎著掃把飛行，文字並沒有「女巫」一字，但是我們可以大膽斷定她是女巫。

¹⁶ 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fe Arnheim）在《藝術與視知覺》（*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中說，成熟的藝術品到簡單的裝飾品，其藝術性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別。(191)



附圖十二



附圖十三

附圖十二、十三 出自：Goodman, Vivienne. *Guess What?*.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7

（三）豐富故事情節：

這些符號具有角色重量，重則影響故事情節，輕則陪襯女巫角色。舉例說明，巴貝蒂·寇爾（Babette Cole）的作品《我的媽媽真麻煩》（*The Trouble with Mom*）中的黑貓與柯卡·保羅（Korky Paul）與文萊利·湯瑪士（Valerie Thomas）的作品《巫婆與黑貓》（*Winnie The Witch*）中的黑貓角色重量就不成比例，前者的黑貓指負責陪伴在巫婆身邊，陪襯巫婆情緒，後者則扮演了重要衝突角色。

女巫形象已經多元化，現代圖畫作家得以擺脫過去對於女巫的負面評價，隨心所欲勾勒自己心目中的女巫；然而令人意外的，作家們卻沒有擺脫掉加諸在女巫身上的許多代表符號。這些符號，豐富了女巫的面貌，提供讀者解讀女巫的途徑，而不一定認同它們原有的原始象徵意義—我們關注的是，圖畫作家賦予它們的意義。

參考書目

(一) 圖畫書類

Burkert, Nancy Ekholm.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London: Collins Picture Loins 1972.

(中譯：《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遠流)

Hyman, Chrina Schart. Snow White. Mexico: Joy Street. 1974

Browne, Anthony. Hansel and Gretel. London: Walker Books. 1981.

Cole, Babette. The Trouble with my Mom. New York: A Paperstar Books. 1983.

(中譯：《我的媽媽真麻煩》。遠流)

Paul, Korcky. Winnie the Witch. New York : Oxford. 1987.

(中譯：《巫婆與黑貓》。三之三)

Meyrick, Kathryn. Hazel's Healthy Hallowe'en. 1987.

(中譯：《小女巫大鬧萬聖節》。光復書局。兒童日報。)

Goodman, Vivienne. Guess What?.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7

Loverseed Amanda. I Think My Mum's a Witch. London: Walker Books. 1996.

Hawkins, Colin and Jacqui. Wizzie Witch. London: Collins Picture Loins. 1999.

(二) 英文文獻類

Bettelheim, Bruno. The Use of Enchant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 Noeldman, Perry. Words About Pictures: The Narrative Art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88.
- Hunt, Peter.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Criticism: The State of Art— Picture Books: Codes and Conven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Cooper, J. C. Dictionary of Symbolic & Mythological Animals. London. 1995.
- Anita, Silvey.(editor) Children's Books and Their Creator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5.
- Sutherland, Zena. Children and Books. New York: Longman. 1997.
- Cashdan, Sheldon. The Witch Must Die: The Hidden Meaning of Fairy Tal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Hunt, Peter. Children's Literature: J. K. Rowling. Oxford: Blackwell. 2001

(三)中文文獻類

- 魯道夫·阿恩海姆 (Arnheim, Rudofe):《藝術與視知覺》。藤守堯、朱疆源 譯。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69
- 佛斯特 (Forster, E.M.):《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1973,9
- 法蘭克·鮑姆 (Baum, Frank):《綠野仙蹤》。林維揚 譯。台北:志文,1993,3
- 普羅伊斯拉:《飛天小魔女》。廖為智 譯。台北:志文,1994,4
- 羅德·達爾:《女巫》。任以奇譯。台北:志文 1995,6
- 貝洛 (Perrault, Charles):《貝洛民間故事集》。齊霞飛 譯。台北:志文,1997,10
- Sallmann, Jean-Michel:《女巫撒旦的情人》。馬振騁 譯。台北:時報,1998,8
- 安徒生 (Andersen, Hans Christian):《安徒生故事全集》。葉君健 譯。台北:遠流,

1999,2

裴利·諾德曼 (Nodelman, Perry) :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劉鳳芯 譯。台北：天衛，2000,1

漢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徵辭典》。劉玉紅 等譯。瀋江：瀋江出版社。?

(四)英文期刊類：

Stewig, John Warren. “The Witch Woman: A Recurring Moti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6 (2) .121-133. 1995

Moebius, William. ‘Introduction to Picture Codes’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ism. 1990.

(五) 中文期刊類：

馬祥來 譯：〈圖畫書符碼概論〉。《兒童文學學刊》第三期。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2000